



东海潮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东 海 潮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月第1版
197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10100·082 每册0.28元

目 录

东海潮	泰兴县	湘 玉(1)
彩 虹	海安县	夏坚勇(9)
灯	溧阳县	石伟民(18)
洒满阳光的路	连运港市农场	孙育南(26)
挥锹写新篇	江苏生产建设兵团	杨志宏(33)
欢腾的工后	海安县	郝青文(40)
连心河畔	泰兴县	雷 蓓(47)
工农路上	吴 县	惠云辉(56)
光荣人家	东海县	周培林(65)
不留名的驾驶员	盱眙县	刘 辉(73)
草 鞋	建湖县	顾育豹(81)
领 路	盐城县	安红汶(86)
扁 担	常熟县	叶公觉(91)

收 获	溧阳县	金教川 (96)
在平凡的岗位上	海安县	董志翹 (102)
珍 珠	宝应县	梁 晴 (107)
牛 犊	盐城县	李必大 (116)
迎风击雨扎深根	东台县	蔚 蓝 曙 红 (120)
画不尽公社新农民	如东县	严 青 (126)

东 海 潮

泰兴县 湘 玉

东门岛不算是很大的岛子，对于第一次踏上海防前哨的人，却处处感到新奇。你看那水洗一般莹净的东峰，那满山的剑麻、油茶和樱桃树，那停泊在港口的军舰和渔船，那沙滩上五光十色的贝壳……。然而，最使我神往和惊叹的，是铺天盖地而来的东海潮。

月亮圆的时候，东海涨潮了。蔚蓝而平静的海面上，倏然间矗立起一道道白花花的波墙。波墙风驰电掣般地向海岸推移，呐喊着、呼啸着，向海岸扑来，“哗”的一声震响，海潮撞在镇浪礁上，激起万颗银球，映出半天彩虹。大海朗声地笑着，带领着它的千军万马，擂响了战鼓，一浪高一浪，一潮压一潮，浩浩荡荡地向海岸漫涨而来了……

东海涨潮的景象是惊心动魄的。“这股力量究竟有多大呢？”

观潮的同伴笑着说：“人们不是常说万吨 水 压 机厉害么？海潮把铁拳轻轻一抡，一公里的海岸线就得承受十架万吨水压机的压力。你说，世界上谁能抗御这股力量么？”

说得有气派！我望着同伴波光闪闪的眼睛，叹服了。

同伴名叫陈亮，是个年轻的海军战士。浅灰色的军装，鲜红的帽徽，眉宇间透出股英飒的俊气。几年前，我们在苏北平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，睡的是一张铺。这次我因公从苏北来海岛，感到老同学当上海军战士后，确实变了，他象热爱田野一样热爱海洋，变得象大海一样，深沉而豪放。

停了一会，我又问道：“照你刚才说的，这海潮岂不成了‘破坏者’了？”

“不，那是它发怒的时候。当它摧枯拉朽之后，却是一名最热情的‘建设者’呢。它蕴藏着巨大的电力资源。它每年献出的海鱼数达几百万吨。它孕育的海底资源无穷无尽，就连吐出的珊瑚、珍珠、贝壳，也是装点世界的宝物……”

说着，陈亮弯腰在沙滩上拾了一枚贝壳，象过去在田野上拾了麦穗一样，珍惜地放进衣袋。

“都当军港警卫连的班长了，还拾这玩艺儿干嘛？”

我正要笑问他，耳畔却传来“噢喽噢喽”的喊声，叮叮咚咚的，清脆得象小锤敲击着东海。抬头望去，哦！原来是两个娃娃，正赶着一群雪白的鹅儿在海滩上觅食。男娃束片红兜肚，女娃梳双盘螺髻。走到近处，红兜肚发现了我们，两只圆珠眼差点笑出声来。他海燕似的飞来，陈亮伸出双臂，一下子把红兜肚举过头顶。

“海伢、海娣，今天不在沙滩上掏蟹窝啦？”

“爷爷下海抢黄鱼汛了，我们替他放队里的鹅呢！”

“不怕叫海潮吞了吗？”

“有叔叔呢！”

陈亮欢畅地笑了。他侧身告诉我：小家伙们的爷爷是白

胡子民兵阿海公。夏天傍晚，海伢和海娣常爱扯片芭蕉叶，铺在沙滩上，象两条小银鱼似地挨着战士们的脚跟睡觉。有几次，海潮快舔着他俩的小腿了，陈亮就裹起芭蕉叶，将两条“小银鱼”一起送给阿海公。

这时，蓝玻璃似的大海还在漫涨，陈亮指着团团飞溅的浪花对我说：“你听，‘嗷呀呀、嗷呀呀’，这是海潮在唱歌哩，唱的是：‘我爱北京天安门’……”

我不禁说道：“你又来了。大海如果真有感情，高兴时唱歌，淘气时不就该哭了？”

陈亮听了，顿一顿，语调缓慢而沉重地说：“海潮不会哭。但到阴雨天、寒风夜，你站在听潮崖上，听那从远处奔来的海潮，呜呜咽咽的，真象有人在哭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台湾的小孩。”

我的心突地一颤，眼前蒙上一层阴云。透过阴云，我仿佛看到台湾儿童正在饥饿和死亡中挣扎。耳畔的潮声也变了，变成了阴雨夜的海啸，凄凄戚戚的。这是台北街头被鬻卖的男孩的悲泣？这是日月潭边望着母亲投水的女娃的哀号？……

在幸福的海洋里育大的孩子，难以理解大人的心情，你看，海伢只知欢叫着，用他那有五个胖窝窝的小手指着远方说：“看哪，看哪，那里也有个叔叔！”

不假，在孩子手指的地方，有一尊青铜似的礁石，高高地矗立着。一个英武的哨兵守卫在上面，警惕地巡视着海上风云。

陈亮脸上露出坚毅的神色。他告诉我：那青铜似的礁石叫将军礁。战士们刚来岛时，白胡子阿海公就指着礁石，给大家讲了个传说：三百多年前，民族英雄郑成功经由舟山群岛南下去收复台湾时，曾在那里停舰阅兵……

陈亮讲到这里，紧紧地抱着海伢，眉宇间透出逼人的锐气，口中默念着将军礁上凿成的七个大字：“一定要解放台湾！”我看他的胸脯一起一伏的，那胸膛里似乎也正在起伏着汹涌的海潮……

转眼间就过去十多天了。我在海岛的紧张工作也告一段落。一个星期天，我去看望陈亮。

不巧，陈亮外出了，宿舍里静悄悄的。我不由打量了一番陈亮和他的战友们的宿舍。只见雪白的墙上写着鲜红的字体。一边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：“**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**”。一边是毛主席语录：“**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**”。桌上，整整齐齐地放着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……我正在打量间，一个年轻战士走了进来。他自我介绍说：他叫方小明，陈亮班长同地方上联系“五一”军民联欢晚会的事儿去了，由他在家值班。

小明热情而健谈。他忙着给我打水倒茶。我见他汗流浹背，手肘上还沾着泥土，便问：“你们星期天也有训练任务吗？”“不！”他回答说，“这是班长给我补课。”他告诉我：去年冬天他刚入伍时，他对国内外的形势还缺乏全面认识，战备观点不强，在军事训练时还在观赏海景哩，有一次若不是班长保驾，差一点捅出漏子……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小明看着我诧异的神色，便给我讲了个真实的故事。

那是春天一个风雨大作的黑夜，小明到听潮崖观察哨单独执行任务。班长陈亮几次来哨所巡查，叮嘱说：这几天公海上发现一艘来历不明的船只，上级命令我们加强观察警戒。小明观察了几个小时，但见乌云翻滚，烟雨蒙蒙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半夜时分，陈亮来接班时问：“发现过什么情况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陈亮伏在听潮崖的石壁上听了好一会，又用一只眼睛瞄着刺刀尖向海中望了望，忽然压低声音问：“鹰爪礁附近为什么多出一块礁石？”小明揉了揉眼睛说：“那是块刚出水的暗礁吧！”“不对！你从刺刀尖上用眼睛瞄过去，暗礁怎么会移动？”“兴许是渔民飘失的小船哩？”“也不对！船撞礁石嘭嘭响，海潮传来的是噗噗声。”这下小明慌了，问：

“那不会是降落伞吧？”陈亮一边拿起通指挥部的电话，一边迅速地回答：“降落伞是白色的，和那目标的颜色不对！”说罢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，随后命令全班入海搜索……后来，从鹰爪礁附近搜出一只乌贼似的橡皮船，那上面装有能接受遥控的谍报仪器。据严密鉴定：原来，这是一艘敌人的谍报船。

我气愤地说：“真是帝、修、反的鬼蜮伎俩！”

小明说：“那次事情之后，我们班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，我却难过得几天没吭声。班务会上，班长领着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：**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，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。**班长说：‘我们不仅要看到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已经粉身碎骨，世界革命风起云涌；还要看到阶级敌人时刻梦想死灰复燃，帝国主义、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

权，剑拔弩张。为了早日解放祖国领土台湾，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，我们人民战士必须练出一身擒龙捉鳖的本领！’班务会没结束，我就拉着班长的手，请他帮助我订了军训补课计划。”

听了小明的一席话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他给我杯子里加了点水，又说：“为了让大家时刻不忘肩上的担子，班长又提议做一件有意义的东西。全班战士齐动手，一个星期前才完工。”说着用手指了指东边窗前：“苏同志，请你看看，提提意见吧！”

东边窗前有一个沙盘，我移步过去一看，眼前不禁一亮，原来这是用贝壳、山石、矿片和各色海沙镶成的一幅世界地图模型。首先跃入眼帘的，是一枚用晶莹的珊瑚雕成的红五星，这是祖国的心脏北京。接着，我找到了用金黄的贝壳镶成的山鹰之国，用桔红的矿石嵌成的千里马故乡，用火成岩垒成的英雄国土越南……

站在地图模型前，我的心很不平静。从这小小的沙盘上，我明白了陈亮在海滩上拾贝壳的用途；我触到了战士巧夺天工的双手；我度量到海军战士盛云装涛的胸怀。当我再次抬头看看墙上熠熠发光的革命导师语录时，我心头豁然开朗：正是这光辉的真理，照得革命战士的心胸通明透亮，能包容五洲四海！

我正在遐想悠悠，小明在旁边急急地说：“哎呀，我差点忘了告诉你：明晚在东峰的观潮坪上举行联欢晚会，班长请你也去参加呢！”……

海岛的春夜是沉静而动人的。

海潮随着朔月，退隐到深沉的夜幕里。繁星在眨眼，松涛在吟唱。云杉、樱桃和油茶的幽香沁人肺腑。“哒——”

“鸣——”螺号应着军号。这里，那里，亮起了渔灯、手电、松明子。灯火接成队，赛若条条银龙向东峰腾游；好风如水，送来渔笛、胡琴、花鼓、竹板的鸣奏……

观潮坪上早就燃起两堆篝火，把人们的面孔映得分外红亮。在陈亮的一一介绍下，我才看清了他的老首长、新战友、银须飘飘的阿海公，熟睡在妈妈背兜里的海伢……不知不觉间，我也被陈亮带进这欢乐的人群。

“五一”联欢晚会的第一个节目，就是合唱《国际歌》。几百号人背倚青山，面临东海，排成一个巨大的扇形，组成了一个雄伟的合唱团。

陈亮，担任了合唱团的指挥。当他在队前徐徐举起指挥棒时，几百颗心似乎都被提了起来。山风，停止了呼啸；大海，屏住了呼吸。陈亮，将棒向下一劈，歌声猛地象东海潮一样铺天盖地而来了：

起来，
饥寒交迫的奴隶；
起来，
全世界受苦的人！

……

这惊天动地的歌声，使青山奋臂，使大海沸腾。陈亮的两眼发出闪电般的光芒，手中的指挥棒一挑一个浪花，一甩一个波涛。随着战士挥舞的铁臂，《国际歌》似狂飙飞天，东海潮如万马奔腾……

处在这歌潮中，陈亮在海边说过的话猛然在我心头响起。我想：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正象这浩浩荡荡的东海潮吗？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如日月经天，赋予无产阶级革命的海潮以虎啸雷鸣般的威力，在《国际歌》的召唤下，这海潮犹如巨人率领的千军万马，以锐不可挡之势向旧世界冲击！陈亮、阿海公、小明和我，作为亿万朵浪花中的一束，在这伟大历史潮流中呼啸前进，这是何等豪迈的生活！

这是最后的斗争！……

在《国际歌》急风暴雨般的旋律中，东海潮朗声大笑，迎接来自亚德里亚海峡的热潮，大同江上的暖潮，北部湾的怒潮和四海的狂澜，汇成惊涛巨浪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冲击着北冰洋的寒流、太平洋的恶浪，托出一轮鲜红的朝阳……



彩 虹

海安县 夏坚勇

还在中学读书时，我就知道：虹，原来是一颗颗小水珠，在阳光照耀下折射出来的七色光带。然而，我真正懂得虹，懂得这无数的小水珠汇集起来，经过阳光照射，竟能放射如此绚丽夺目的光彩，却还是在下乡插队落户之后。从夏到秋，当雷雨过后，站在公社广阔的田野上，望着那彩色缤纷的虹时，我不禁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和我的战友——我们这些下乡知青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照耀下，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，象颗颗晶莹的水珠，熠熠闪光，锻炼成长的故事……

竹篙 · 画笔

我首先想起了队里的放鸭员，和我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郁屏。

郁屏，队里姑娘、小伙子们都亲昵地称她“放鸭姑娘”。她出生在革命干部家庭里，爸爸、妈妈都在省里工作。很小的时候，她就爱上了绘画，立下了一个志向——当画家。特别是当她习作的画在中学校刊上一次又一次地发表，并得到了学校师生的赞扬时，她认为画笔简直是最美的工具，而

做画家当然也是最高尚的理想了。

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，郁屏逐渐看到，自己原来那个做画家的“理想”中，包含着一个“小资产阶级的王国”。她和同学们一起，坚决响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伟大号召，满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豪情壮志，打起背包，到苏北水乡插队落户，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

然而，生活就是斗争。郁屏接过贫农大伯手中的竹篙，当上了生产队的放鸭员，兢兢业业地在放鸭船上度过了两个冬春以后，传来了高校招生的消息。有人带着“关心”的口吻跟郁屏说：“你的理想不是当画家么？你已经插队两年多，父母又都在省里工作，只要找找关系去报考，就可以丢掉竹篙换画笔，跳出小船进城市，上艺术学院深造深造了！”

郁屏站得稳，看得清，坚决抵制了这些甜言蜜语。她懂得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、贫下中农，包括我们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中招生，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青年一代的关怀，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，积极协助贫下中农做好推荐工作。至于个人考不考大学，应当由贫下中农来推荐，党支部来鉴定。而且郁屏和她的几个小姐妹早就有了打算：把根子牢牢地扎在水乡！用郁屏的话来说：“农村也是大学。拿画笔和拿竹篙都是革命的需要。站在放鸭船上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添一份力量，就是我的崇高理想！”因此，当队里贫下中农要推荐她上大学时，她几次打报告给大队党支部，硬是要求留下来，还写信给父母，表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战斗决心。她父母也热情地支持和鼓励了她

的革命行动。

那么，“画家”和“放鸭员”究竟怎样统一在这个姑娘身上的呢？要寻找答案，还是请你登上她那只“放鸭船”吧！

只见郁屏手中的竹篙轻轻一摆，在水面上点起第一轮波圈，如同乐队指挥劈下了指挥棒一样，小河两岸顿时被喧闹声装满了。一只只白鸭摇摆着肥胖的身子，蹚进了清澈的春水里。随着那竹篙向前一挥，白云似的鸭群便缓缓地浮动起来……

于是，伴着轻快的晨风，她会娓娓动听地告诉你：这是一种新引进的优良纯白鸭种，性气浮躁，起初，四个人赶一群鸭子还赶不拢，常常是顾了这边溜那边，赶鸭的整天跑得精疲力尽，鸭子还吃不饱，不长膘。她还会告诉你：她是如何从饲养员赵大叔驯服犍子牛得到启示，和鸭子建立“感情”的——

“每天清晨，当我跨进鸭棚时，那白棉絮似的鸭群多么惹人喜爱呀！你看它们互相挨靠着，拥挤着。有的索性把脑袋伸到同伴的翅膀下面，还小声地哼哼着，神气活象撒娇的孩子。可一听到我的脚步声，便都一个个簇拥着站起来，伸长脖子呱呱嚷着，大概算是对我早晨的问候吧！”

她讲得那样轻松，那样富于感情，如同脚下的春水在潺潺地流淌着。可是谁能知道，为了养好鸭子，驯服鸭群，她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啊！夏天，她顶着骄阳，把鸭群赶进清凉的树荫下；冬天，她冒着北风，把鸭群带到向阳的河坡上；为了解决鸭群的“活饲料”来源，她曾不顾河水浸湿衣

裳，摸遍了附近的沟、河、港、汉，哪里螺蛳多水草鲜，就把鸭群赶向哪里；她细心地琢磨着每只鸭子的脾气秉性，哪只是调皮的，哪只是胆小鬼，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她也曾运用条件反射原理，一次又一次地在喂食时拿竹篙点划着。于是，渐渐地，鸭群由惊惧到适应，由乱跑到驯服了，体重增长快了，出蛋率也增加了。

若问：“你现在还画画不？什么时候让人们看看你那支神奇的画笔？”

平静的水面上会突然漾起一阵爽朗的大笑——这是郁屏的笑声。她笑得那样清脆，那样响亮，满河春水也仿佛在笑声中震荡起来。只见她把手中的竹篙一扬：“看，画笔！”眺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她文文静静的面孔格外朝气蓬勃。

“农村这广阔的天地是多么美啊！这最新最美的图画是广大贫下中农描绘的，他们哪一个不是高明的画家？在这块画板上，我还只是刚刚学着画素描、练写生呢！”

竹篙——画笔，在姑娘手里就是这样自然地融合起来。可不，竹篙点处，那倒映在水里的青悠悠的树林，红艳艳的朝霞，随着那震荡的水波，忽而翩翩起舞，忽而又被打乱了，搅碎了，泛起碎金似的涟漪；偶尔有几只顽皮的白鸭，举起翅膀欢快地扑腾着，溅起无数晶莹的水珠，给浮光耀金的水面增添了蓬勃的生气……

铁锤 · 熔炉

“小铁匠”，是大伙给我们知青小组另一位姑娘起的“雅号”。

她叫秦虹，黑红黑红的园脸儿，墩墩实实的身子骨，象粗麻绳扭成的胳膊。一开腔，如同铁锤敲在烧红的铁块上，飞溅着灼人的火星子。要不是那两根一甩一甩的鼓槌似的小辫儿，真象个风风火火的小伙子哩！

人们都说：就是块铁疙瘩放到炉火里烧烧，拿出来敲打敲打还能变样儿呢。可秦虹姑娘那犟脾气，就是五千度高温，十八磅大锤也敲不转啊。

我们这里有句老话：“要得练功夫，行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”秦虹听了这话正对劲儿。用她的话说，就是：“越是硬的我越要啃，铁锤敲在砧子上才能溅出火花，如果敲在豆腐渣上，有啥意思？！”

前年春上，正当麦子园身拔节的当儿，由抡了三十年大锤的周师傅和下乡刚半年的秦虹搭配成的“师徒铁匠铺”开张了。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，秦虹很快就适应了这红火炽热的生活。虽然刚开始时，她尽打空锤，有一次甚至砸在自己的小腿上，疼得直咬牙。可是一个多月以后，她抡起大锤居然就象举锄头那样轻便了。周师傅钳起一根通红的钢条放上砧子，秦虹三下五除二地一阵敲打，一把镰刀的雏形就出来了。周师傅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看她那使锤的功夫，少说也得半年才能练就，这姑娘入门真快呀！

“迷幕”不久就被揭开了。一天吃饭时，周师傅发现秦虹手中的筷子突然掉落下来，仿佛砖块掉到镬面上，周师傅心中“咯噔”了一声。他一把拉过秦虹那起了不少血泡的手，捋起袖子一看，天哪，那胳膊肿得就象一条熟透了的黄瓜，在周师傅的再三“考问”下，秦虹才吞吞吐吐地道出了真